

文化生活·往事如歌



1921年后,兴中公司开始管理龙烟铁厂。1938年后,在日本军部的委令下,伪兴中公司正式抢占该厂,并将龙烟铁厂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。图为石景山制铁所厂区。

几代首钢人心中的钢铁记忆

实习记者 李昊 / 文



1954年10月1日,在北京举行国庆5周年庆祝游行中,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抬着高炉模型通过天安门广场。



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炼最后一炉钢

从石景山下的一片荒芜土地,到二十世纪现代化的“十里钢城”,首钢在近百年的岁月中历经沧桑巨变。首钢的变迁史,折射出首都工业发展的轨迹,也见证了百年来中国工业发展与进步的历程。如今,“十里钢城”告别北京,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。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钢记忆中的重要时间节点,与历史并肩前行,寻找几代首钢人心中的钢铁记忆。

新中国成立前的首钢：经历沧桑,工人饱受磨难

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急剧消耗,使得钢铁成了当时急缺的战略物资,价格迅速上涨。北洋政府制币局总裁陆宗輿向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提议,把握商

机,兴办采矿、炼铁企业。1918年初,北洋政府核准成立“官商合办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”,并筹建我国北方最大的炼铁厂。段祺瑞正式委任陆宗輿为督办,以“官督商办、官商股份各半”的方式筹集组建公司。

1919年,龙烟炼铁厂正式开工建设。本来按照工程进度,预计在1922年竣工出铁。然而到了1922年工程只完成80%,后因建设资金不足,加之一战结束,钢价下跌,被迫停建。由于无人经营,龙烟炼铁厂一片荒凉景象。“蒿草半人高、烟囱鸟做巢、黄沙吹满面、野兔遍地跑。”这几句顺口溜反映了那时期龙烟炼铁厂的荒凉景象。

1937年7月7日,日军占领了北平。石景山一带是战争最为惨烈的地方之一,但是日军早就得到指示:要保护好炼铁厂,以便日后为大日本帝国

文化生活·往事如歌

服务。1938年,日军将龙烟炼铁厂改名为“石景山制铁所”,并对炼铁厂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重建。随后,日军在石景山制铁所周边,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,把厂区周围2.5万亩土地圈入工厂并架起了铁丝网。3000多间民房被拆毁,18个村镇被夷为平地,大批青壮年劳力被集中起来,押送到厂里当苦力,属于“钢铁之家”的小王说,父辈常向他提起日伪时期首钢的故事,“那时的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,经常挨打受骂,生命没什么保障。当时炼铁的设备简陋,经常发生工伤死亡事故,有病也没钱医治,有的工人还没断气就被日本人丢掉了。”

新中国成立前的首钢历经了北洋军阀的战乱、日本侵略者的占领、国民党政府的腐败……工程建设缓慢,生产几度陷于停顿,30年累计生产生铁只有28.6万吨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钢: 艰苦创业,掀起建设热潮

1948年12月13日,解放石景山的号角吹响了,石景山钢铁厂重新回到人民手中。新中国成立后,石景山钢铁厂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国营的钢铁企业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首钢工人花费了半年时间,用大锤、扁担和箩筐改变了高炉不冒烟、厂区内长满荒草的境况,使高炉重新流出铁水。身为首钢工人的老程回忆:自己和众多工友们曾经夜以继日奋战在炉台上,连续33天没回过家,经常24小时连轴转,最终完成了高炉的两个主要指标——利用系数突破了2.5,超过了当时苏联的钢厂,焦比降到336公斤,低于日本的钢铁公司,一举夺得两个世界第一,令国内外冶金行家震惊。

1958年是首钢发展的一个分水岭。在建设年代,对于首钢老工人来

说都是历久弥新的记忆。据首钢厂史记载,从1958年8月23日到9月7日,首钢职工经过14个昼夜的拼搏奋战,建成了3吨侧吹小转炉。这个日子在首钢厂史中标志着大规模扩建与调整的开始。随着一系列项目完工,首钢结束了有铁无矿、无钢和无材的历史。“1958年开始,首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由原来一个只能炼铁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。”已为首钢退休工人的司仲良仍记得首钢炼出第一批钢锭浇铸的速度:“14天!只用了14天!我们就在一片玉米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转炉,炼出了北京的第一锭钢。”

司仲良把这段经历称之为“人海战术建工厂”,每天2000多人,有军人,有教师,有学生,还有工人,一拨干一天,从铲平庄稼地开始,然后盖厂房,再建小转炉,最后一起跳起来欢庆炼钢成功。这段奇迹般的历史也为首钢日后打造多项辉煌奠定了基础。

改革开放以后的首钢: 打造众多奇迹,迎来新的春天

1979年12月15日,首钢新二号高炉点火,首钢二号高炉采用了高炉喷吹煤粉、顶燃式热风炉等国内外37项新技术,成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高炉。曾为首钢工人的小程,进入首钢时,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年头。首钢进行了承包制改革,在完成国家定的利润指标以外,剩下的利润六成用于扩大再生产,两成用作职工福利,还有两成作为工资奖金。“一般人刚一上班每个月也就十几块钱的工钱,但我每个月除了工资还能拿到不少奖金,月收入过百是常事。八十年代初期,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大概要140元,我只需要攒上两三个月就能把它推回家。”小程回忆说,“好待遇、

好福利、好名声,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”。

2005年6月30日上午8时,首钢连续生产了47年的五号高炉停产。清晨,五号高炉前,人山人海,许多首钢老职工都与这份感情难舍难分,一位已过世老工人的儿子,在留言簿上留下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:“五号高炉,我的老伙伴,我永远忘不了你。”

2010年,这一年,对于首钢,对于北京工业来说,都将是重要的一年。这个有着13万职工的特大型国企在石景山区的冶炼、热轧能力终于全部停产。首钢的搬迁,成为我国前所未有的城市特大型企业搬迁工程。

首钢的新家曹妃甸,是个沉寂了千年的无名小岛。

曾几何时,曹妃甸现场施工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,建筑工人们形容当时的工作、生活情况,还有个顺口溜:

围坐帐篷中,面对蜡烛灯,
飞沙难睁眼,夜半机器鸣。
早起穿棉袄,中午汗淋胸,
水比柴米贵,买菜百里程。
建设新首钢,煮酒论英雄,
奇迹何人创,小岛建筑工。

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一座最棒的钢铁基地已经屹立在渤海之滨,圆了几代首钢人的梦想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,30多年过去了,长安街车流越来越密集,一路向西,昔日的农田上,一片片住宅楼拔地而起。随着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产业结构调整,为北京作出巨大贡献的京西重工业区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记忆符号。冒着浓烟的烟囱不再是繁荣的象征,经历了近百年的喧嚣和几代首钢工人的激情的首钢,仍在延续着民族振兴的梦想,非同寻常的首钢记忆也为首都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□

编辑 曹海英